

丰收之后



3

新故事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故事《丰收之后》系根据蓝澄同志所著同名話剧改編。剧本参加一九六三年华东地区話剧观摩演出，被評为优秀剧目之一。

故事描写了靠山庄大队一九六二年丰收之后，在处理余粮問題上，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。干部之間，在处理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关系問題上，产生了意見分歧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

党支部書記赵五孀，坚持了党的原則，依靠貧下中农，集中群众的意見，坚决与資本主义思想作了不可調和的斗争。

通过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，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，正确的解决了国家、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，社員一致拥护，坚决把余粮卖给国家，支援灾区，支援国家建設。

插图：阿老

目 录

第一回	人民公社好，靠山庄获小麦丰收 誤听坏人話，赵大川犯本位主义	 2
第二回	丰收不忘本，赵五孀号召卖余粮 思想觉悟高，众社員拥护好支書	15
第三回	嘴甜心里苦，王学孔使两面三刀計 坚持原則性，赵五孀把社会主义关	26
第四回	一心为革命，五孀挺身护余粮 本位主义重，大川一时迷心窍	39
第五回	忆革命往事，講清道理明是非 揪出坏分子，社員团结向前进	54
附 記		 75

第一回

人民公社好，靠山庄获小麦丰收
誤听坏人話，赵大川犯本位主义

层层麦浪蕩金波，揮舞銀鐮忙收割；
丰收全靠集体化，社員高唱跃进歌。

跃进人民公社有个靠山庄大队，这个大队在一九六二年获得了小麦丰收。端阳节前，站在靠山庄村头往四外一看：嚯！漫坡都是金黃的麦浪，社員們都欢天喜地的收割早熟的小麦。那些收小麦的社員們：有拿鐮刀割的、有用“約”子捆的、有使手車推的、有赶毛驴馱的，也有用扁担挑的。不論割的、捆的、推的、赶的、挑的，一个个全都是喜恹恹、笑咪咪、甜在心里、乐在臉上。

本来嘛，丰收啦，誰能不高兴啊！社員們的心里真象是阳春三月的牡丹——开了大花啦！因为这两天刚开镰，場院上还不那么忙，除去往回运麦子的人以外，就有几个青年社員帮着場院工挑水泼場，准备扩大場院。

这时候，来了两个人，一人扛着一大捆麦子，来到場院上，把麦子往下一撂，从腰里抽出手巾来擦汗。这两个人，一个长的是腰寬膀闊、五大三粗、浓眉大眼、闊口方鼻，这是靠山庄大队的大队长赵大川。他虽然年紀已經有五十来岁了，可是看着也就象四十刚刚出头。另一个，看年紀比赵大川稍稍大几岁，中等个儿、瘦削脸儿，是靠山庄大队的副大队长兼第二生产队队长王宝山。他們刚从坡里估产回来，揷着背回来两捆麦子。赵大川擦了擦汗，說：“刚才會計小赵告訴我，三队試打的结果是亩产三百斤，我

看二队也掉不下这个数去！”王宝山点点头，笑不唧儿的說：“嗯，一亩麦子能比头年增产七、八十斤，丰收是稳拿把掐了。可是这丰收以后的事儿，咱这当队长的也该打打譜啦！”說起打譜来，赵大川添了心事啦！他这人哪，是个炮筒子脾气、直腸子汉，上級交給他什么任务，他能認真执行，不打折扣；领导生产也是滿有办法，呱呱的叫。可就是一碰到需要动脑筋、拿主意的事儿，往往就猫吃粽子解不开扣了。这几天他也沒断了考虑丰收以后的事情，他打算趁丰收給队上添几头牲口，发展集体生产；可也想到应该多卖点余粮，支援国家建設……。

不过，究竟牲口怎么添、余粮怎么卖、預分到底应该怎么进行，心里可就沒有准章程啦！赵大川抬头望了望大路，焦急的說：“咳！老馬怎么还不回来哪？”王宝山扑哧一笑：“怎么？想他五孀啦？”老馬是誰？五孀

又是誰呢？她就是靠山庄大队的党支部書記、赵大川的爱人馬志紅同志。因为馬志紅同志的群众关系好，又因为赵大川行五，所以年輕的社員們就管她叫五嬸、上岁数的社員就指着小輩儿管她叫“他五嬸”，咱們講故事的呢，就叫她赵五嬸。赵五嬸眼下在县党校学习，按日子数算，快回来了。赵大川一心盼着赵五嬸回来倒不光是因为夫妻感情好，主要的还是因为平常有什么重要事情，他都和赵五嬸在一块商量、研究、出主意、想办法。赵五嬸这一出門，赵大川就觉着象失去了主心骨，沒抓沒挠，缺个依靠。特别是这个时候，就更盼着能帮他出主意的人了。您說巧不巧？就在这时候，还真来了个出主意的人！

来的这个人是誰呀？代理副业組长王学孔。他来出什么主意？坏主意。这个王学孔在解放以前跑过买卖。成立了人民公社以

后，他在表面上装进步、假积极；其实，光想投机取巧、弯着心眼找财路。因为社会主义堵住了他走资本主义的道儿，所以，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。这条花尾巴狐狸，摸准了副大队长王宝山的脾气，托着本家叔侄的名儿套近乎。王宝山拿他当了好人啦。本来副业组没专人负责，五孀到县里学习以后，王宝山提出来让他当副业组长。赵大川虽然知道他干过商人，可是认为这是过去的事，就同意让他先代理着，等五孀回来再转成正式的。王学孔混进了大队，看五孀没在家，又听王宝山说赵大川趁丰收想添牲口，他就和驴贩子王老四商量，要安个圈套，煽惑赵大川买牲口，他们好从中捞一把。这天，王学孔看赵大川、王宝山都在场院上，就凑过去说：“大队长，咱今年的小麦可真不离啊！”赵大川说：“是啊，刚才我们还说哩，一亩地能核三百斤。”“嘿，这么多？可是这个数

要如实报上去，恐怕征購任务就得增加啦！”王宝山听了，心里一动。也附和着說：“对！还是学孔想的周到，咱們是得留个后手，也好讓大伙多分点粮食。”王学孔看王宝山支持他，得意洋洋的說：“对嘛！丰收是社員們受累换来的，自己打粮自己吃，正該理直气壮嘛！”赵大川还没答話，一个女青年气冲冲的說：“我問你，光靠受累，沒有国家支援优良品种和化肥，能丰收嗎？你們不能弄虚作假、欺騙上級。”王学孔一听，吓了一跳，扭头一看，原来是王小梅。小梅是共青团員，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以后，就响应党的号召，和几个同学一块回乡，参加了农业生产。小梅自幼丧母，五嬸把她拉扯长大，她的性格、作风受五嬸影响很大。回乡以后，五嬸注意了对青年的培养，这孩子也进步很快。在工作中，无形中成了五嬸有力的助手。今年丰收啦，麦子多，运输任务重，共

青團員們就把運輸任務包下來了。小梅干的特別沖，一趟就是百十多斤。她把麥子挑到場院上，正聽見王學孔出壞主意，她爹隨聲附和，氣得她就嚷起來了。王學孔听王小梅戳穿了他的詭計，強詞奪理的說：“哎，你別扣帽子。我這是為大伙着想，也不是我自己吃私貪污。”小梅說：“要是照你那辦法，就叫集體吃私。”王寶山沖小梅一瞪眼：“這孩子少教！大人說話沒你小孩子插嘴的份。”小梅說：“人分長幼，理可不分大小，不對就許說。”王寶山拿起根扁担，吓唬她說：“小孩子懂什麼理不理？再頂嘴，有理三扁担，無理扁担三，先打了再說。”“噢？黨不是提倡批評自我批評嗎？你這是幹什麼？”“我是你爹！”“誰規定的爹就不能批評？”幾句話頂的王寶山干咽吐沫，一時下不來台，氣得他把扁担一舉，就要打小梅。趙大川急忙攔住王寶山說：“算了吧，二哥！人家孩子說的對。

咱想的不对，就該听听孩子的。別看她年輕，可是心里干淨。”他又对小梅說：“你去告訴小赵一声，产量照实数上报。再叫他跟各队队长交代一下，誰要弄虛作假，可別說我不講情面。”王学孔一看这一招沒起作用，赶紧說：“还是大队长政策性强，我其实也是为讓大家伙多分点粮，积极性更高一点。就算多分，咱一个人又能多分几斤呢？”小梅說：“哼，說的好听！要是五嬸在家，就沒人敢出这坏主意。”說完扛着扁担走了。王宝山还要再說她，就見王老四赶着毛驢、馱着麦子往場院来了。王老四虽然才四十多岁，可滿脸皺紋、瘦的皮包骨，大概弯着心眼想发财，把点精力都耗干了。他按着王学孔教給他的办法，拿着根鞭子下死命的抽那头小毛驢。赵大川喊道：“哎，哎，你想打死它吃驢肉啊？”王老四过来，眯縫着小綠豆眼說：“大队长，我心里急呀！您沒看这松包驢，上

山縮縮腿，下山栽跟頭，真他娘的泄氣。照這樣，過兩天小麥全熟了，指着這幾頭驢可够噲啊！萬一有個刮風下雨的，割倒的麥子擱在地里，可就糟啦！”听王老四這話，他还挺關心集體呢！其實，這是豬鼻子插蔥——裝象。王老四他老婆，也听了王學孔的吩咐，蹣跚蹣跚的扭過來湊熱鬧，要借驢推磨。趙大川說：“老四媳婦，你沒見隊里牲口正忙着運麥子，你自己推推吧！”老四媳婦說：“什麼？自己推推？家里外頭一個人，又得下地，又得抱磨棍子，我可沒那麼大的能耐。”王學孔說：“不是不借給你，不是隊里牲口少嗎？”他這話雖然冲着老四媳婦說，可是實際是給趙大川听的。老四媳婦把嘴一撇：“牲口少？不會買嗎？反正不借牲口，過午我就不能下地干活啦！”王老四裝模作樣的說：“去！去！別那麼個人主義。你看人家小梅妹妹，挑麥子把肩膀都磨破了，也毫無怨

言。你再看看你。”“哼，磨破了活該，干部也不会为这个买牲口。”王老四“呸”的声唾了他老婆一口：“走，別在这儿胡叨叨。你怎么知道大队长不想添牲口啊？快滾回去推磨吧！”說完拉着馱推着他老婆走啦！

王学孔看他安排的这出戏演完了，就拿話說給大川听：“大队长，麦收就要进大流，割倒的麦子，光靠馱馱、人挑哪能赶趟啊？您看，这才开头，小梅的肩膀就磨破了。”赵大川說：“这孩子，肩膀磨破了也不言語，下趟別叫她挑了。”“您不讓她一个人挑好办，可不能让所有的人都不去挑啊！”接着，王学孔又把話一轉，說：“咱要能添几头大牲口，社員們就能少受点累，抽空还能搞趟运输，开展开展副业，多好？”这話正对了赵大川的心思：“对，我倒有这个打算。”王学孔一听，行！赶紧順杆爬，奉承两句：“这宗事，我就知道您能想到。大队长出生入死半輩子，还不是

为大家伙过好日子。咱村男女老少，誰不夸您处处为咱村的群众利益打算哪！”几句话說的大川挺自在：“好！咱买牲口。”王学孔一看赵大川同意买牲口啦，坏道道就来啦。他出主意說要把粮食弄到集上卖了再买牲口。赵大川說“那可不行，违反政策的事咱不能干。”王学孔看大川不同意，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赶快改口：“对对对，还是大队长，我这觉悟就是低。这样吧，到集上卖是不合适，咱可以拿粮去换。这是互相支援，两不吃亏，还不违反政策。”王宝山光想着多分粮啦！这陣子听說，要拿粮换牲口，他也一伸大拇指：“高！这个帐对。粮食卖给国家，頂多能买几头毛驴，拿粮食换，就能牵回几匹大驢子大馬来，又合算又不违反政策，倒是个两全其美的事儿。”赵大川对这个办法，有点拿不定准儿，可是又考虑：拿东西换东西，粮食不进市場，好象他們說的也有道理。

王学孔看他沒反对，就一扣紧似一扣，沒容他細想，又說：“要办这事，咱这儿有把好手。”大川說：“誰呀？”“王老四。”赵大川一听，春天王老四搞投机倒把，大家跟他辯論过呢！摇摇头說：“不行，这个人不可靠。”王学孔一听：要坏，費了半天劲，要派了別人，不就全完了嗎？赶紧使劲：“老四 近来轉变可大啦！您沒看他刚才的表現嗎？他就是怕集体粮食撂在坡里，說明他也懂得关心集体了。”王宝山也說：“我看老四懂行，外头熟人又多，最近表現也不錯，叫他去吧！”赵大川說：“好，就叫他去。可临走我得亲自跟他交代交代。”“对，是得跟他交代一下。”王学孔心里这份恣儿就甬提了。可他还不放心，又說：“这件事光您自己作主，怕不合适，还是等五孀回来請示請示 再說吧！”他把請示請示說的特別重，他知道赵大川有个人英雄劲，这一說，就是等于說：“別看

你是大队长，这事儿你还作不了主。”赵大川让他拿话一拱，心里一热，把胸脯一拍：“唉！这点事我还不能作主？再说，买牲口也是为生产，你五婶也不会反对。”这时，忽听有人喊：“你们看谁回来啦？”王学孔抬头一看，不由心里发慌，头皮发麻，暗想：“她怎么单在这时候来了？”要问来的是谁？下回接说。

第二回

丰收不忘本，赵五嬸号召卖余粮
思想觉悟高，众社員拥护好支書

靠山庄大队大队长赵大川本来就有添骡买馬的意思，叫王学孔花言巧語一煽惑，脑袋一时沒轉过弯来，就上了他的当，决定讓駱販子王老四拿余粮出去换牲口。

他們刚說定，恰好回来了王学孔最怕的一个人。誰呀？靠山庄大队的党支部書記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、社員們热爱的赵五嬸，也就是馬志紅同志。赵五嬸看年紀四十六、七岁，紫紅色的脸庞微露笑容，黑亮亮的头发略帶几絲白发，精神飽滿，体格健壯，一看就是个久經鍛炼的基层干部。提起赵五嬸